

北

京

文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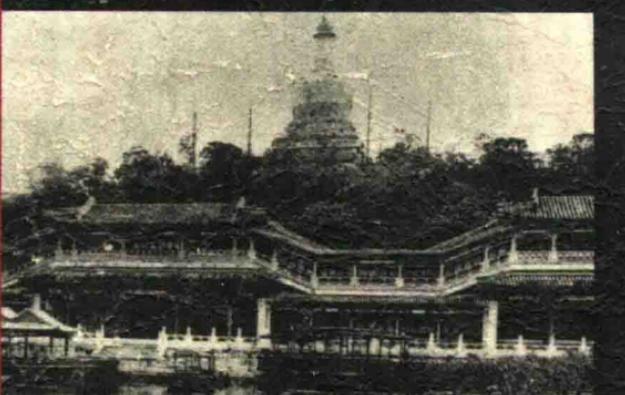
资

料

精

华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府园名址

FUYUAN MINGZHI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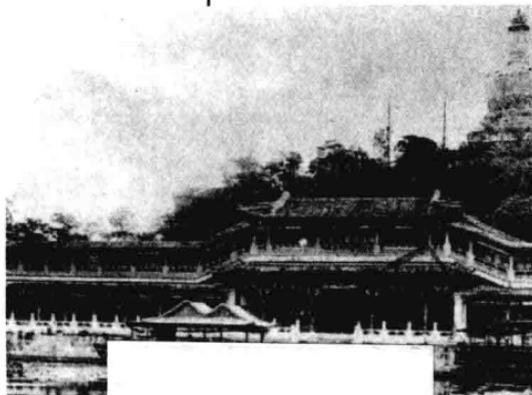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府园名址

FUYUAN MINGZHI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府园名址/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 -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1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ISBN 7 - 200 - 03997 - 7

I . 府… II . 北… III . 名胜古迹 - 北京 IV . 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235 号

府园名址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选 编：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责任编辑：窦 坤

杨良志

装帧设计：朱 云

责任印制：李文宗

出版发行：北京出版社

社址：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电话：总机 (010) 62016699

邮码：100011

印 刷：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18.5

字 数：43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01 - 6000 册

书 号：ISBN 7 - 200 - 03997 - 7/K · 409

定 价：25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编委会

主任：舒乙

副主任：弥松颐 贾凯林 陶信成

委员：王灿炽 李牲 李滨声
张洁 陈平原 郑潜
赵其昌 谢方 蔡美彪
戴贤 张秋萍 杨良志

本卷执行编委：赵其昌

选编说明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是从本会近二十年来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精选而成，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医卫、工商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名胜园林等诸方面，分为《世纪风云》、《杏坛忆旧》、《文苑撷英》、《风俗趣谈》、《商海沉浮》、《梨园往事》、《府园名址》、《艺林沧桑》八卷，共约350万字。

这套丛书主要收录北京地区的史料，上起1898年戊戌变法，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个别篇目有所突破。入选篇目以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为主，也有少量是通过采访调查整理而成的。丛书未收中共党史资料，以体现同党史部门的分工与区别；但是有关统一战线和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的史料，在个别篇目中也略有涉及。

这套丛书属于文史资料的分类汇编，是根据已有史料的实际情况进行遴选的，难免有或轻或重、某些卷的内容不单一、书名不能完全涵盖全卷内容等情况。编辑时，除订正个别技术性的错误以外，对文字一般不做大的改动；原则上不重新考订史实，只对已经发现的明显错误进行纠正。由于篇幅所限，有的篇目收入时作了一些删节和摘选。重新厘定了部分文章的标题。由本市各区县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提供的稿件，书中不一一注明。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年8月

序

舒乙

我曾说过：“文史资料”类书籍属于我最爱看的图书行列。我至今还这么看，这么想。

而且，我愿意向广大读者做这样的推荐。

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史资料”类书籍也是最好看的书籍。这么说，并无夸张之意。

世界上的事，常常是很奇怪的。它产生的初衷，并不和后来的结果相吻合。“文史资料”便是这种奇怪事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是“文史资料”这个事情的首创人，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个发明者。因为，历史上没有过，外国没有过，本国也没有过。实属首创。

常说：某件事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文史资料”当属于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事物之一。而且是很辉煌的一个。

周恩来总理四十年前倡导编纂“文史资料”时，并不是为了好看，他是为了存史。他让那些经历过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将自己“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事如实地记载下来，不怕细小，不必成系统，也不必加评价和分析，只是存真，作为正史的参考和补充。

这个思想，后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它成了一个事业，很大很大的事业。周总理把这事

分给了政协办。政协有全国的，有省市的，有区县的，下面都有搞文史资料的专门队伍，总人数达千人之众。征集史料之广、之多都达到了宏伟的程度。出版了许多许多出版物，有选编系列，有专题专集，足以武装专门的书店和图书馆。总之，有了队伍，有了成果，浩浩荡荡，成了气候，了不起。

其次，它造就一大批非常有可读性的出版物。正因为“文史资料”的王牌是“三亲”，便产生了独特的阅读效果。撰写回忆的人中许多是历史上知名的人士，他们的名字对许多读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便是所谓“名人效应”吧。同样，被回忆的事也涉及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知名人士，也是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这便有了阅读价值和市场价值，而且天生铺垫了它的普及性。于是，“文史资料”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而不光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被收藏、被研究、被利用。应该说，它的利用率极广，既是史书，也是货真价实的高档次的大众读物。

再其次，名为“文史”，实则“百科”，什么都有，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到民俗、传记，五花八门，面面俱到，涵盖面、涉猎面极广，超过任何一类现存杂志，是跨门类的超级百科大杂志。每一册都有保留价值，可以上架成库备查。

这么个好东西，如果再精选一下，精益求精，岂不更妙。

于是，便有了《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我自己既是“文史资料”的老读者，近十五年又成了一名业余的“文史资料”工作者，自觉有资格说上面那些真诚的话。

它，有实，有味，有史，有趣，我爱它，也愿大家爱它。

1999年8月

目 录

圆明园	侯仁之(1)
天坛	单士元(7)
北海的八百周年	赵 洛(19)
团城玉佛	单士元(27)
海淀的变迁和旧园林	焦 雄(32)
北京西郊温泉	常 华(44)
团河行宫今昔	李丙鑫(57)
戒台寺牡丹院	董梦知(67)
集灵囿	苏亚民(70)
清礼王府考	单士元(76)
定慎郡王·毓朗·定王府	恒如馨(84)
记忆中的顺承郡王府和我“袭爵”的经过	文仰宸(97)
在惇亲王府里度过的青少年时代	爱新觉罗·毓嵒(110)
那家花园话旧	张寿崇(120)
半亩园小记	王佐贤(129)
寸园简记	王佐贤(132)
翼弼堂小记	傅 愚(137)
正阳门	单士元(140)
正阳门城垣改建史话	朱海北(144)
漫话崇文门	沈信夫(147)

从兴华门到和平门	左笑鸿(153)
新华门的今昔	彊园(156)
复兴门、建国门的来历	沈忍庵(159)
东交民巷的由来和变迁	傅中午(160)
东交民巷使馆界和清代堂子重建	单士元(174)
附：堂子考释	王钟翰(178)
东交民巷杂记	靳麟(180)
京华胡同杂谈	余一生(188)
烟袋斜街今昔谈	徐文玉(193)
头发胡同话沧桑	石继昌(196)
九条黄瓜切一刀	石继昌(198)
城南琐记	雷大受(200)
城南忆旧	常锡桢(206)
会馆	吴哲征(213)
广东会馆	李廷发(223)
奉天会馆之由来	恒兰(233)
绍兴会馆沧桑录	石继昌(234)
刘元与刘銮塑胡同	张宝年(236)
访袁崇焕墓庙	沈信夫(241)
曹雪芹供职之右翼宗学	圆箸(252)
纪晓岚阅微草堂	刘叶秋(256)
纪晓岚故居遗址	纪清漪(260)
记祠堂念乡贤	简恩霈(268)
我所知道的公主坟	林勤(272)
嵩云草堂摭轶	黄心一(274)
西四牌楼“当街庙”	石继昌(282)
汪精卫行刺案地点质疑	尹润生(285)

辛亥革命滦州起义先烈纪念园	韩 杰(287)
广化寺和鲁迅	胡瑞峰(293)
一息斋记	朱启钤(295)
京华报馆忆宣南	石继昌(299)
话说万安公墓	陈 芳(302)
慈仁寺集市	雷梦水(321)
琉璃厂记闻	曹尔泗(331)
隆福寺街书肆记	雷梦水(356)
王府井大街之今昔	朱启钤(365)
西单北大街杂忆	石继昌(369)
钟鼓楼风物杂记	靳 麟(371)
什刹海的晓市、荷花市场及其他	冯亦吾(386)
天桥的变迁	宗泉超(397)
花市述往	高叔平 高季安(409)
回忆东岳庙	傅长青(428)
白云观杂记	胡海牙(448)
牛街礼拜寺始建年代考	刘盛林(455)
西花市清真寺历史概况	唐振宇(470)
雍和宫见闻	刘宝英(473)
俄国东正教在中国的兴衰	杜立福 罗荣禄(507)
法海寺与法海寺壁画	孙培元(518)
漫话云居寺石经	颜景河(525)
北京戏院考	叶龙章(532)
漫谈昔日广和楼	王 敷(551)
熙春社和正乙祠	楚 生(568)
燕墩	沈信夫 赵润田(574)
永通桥记	周 良(578)

圆明园

侯仁之

今日圆明园是以遗址为主的一处大型园林，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以大量的残迹遗物，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控诉了它们疯狂破坏人类文化的罪行。

历史上的圆明园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其统治前期，集中了全国物力，役使了无数精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在历时一百五十年间（从1700年前后开始），陆续缔造经营的一座规模极其宏伟、景色无比秀丽的离宫。最初兴建的部分叫做圆明园，相继扩建的部分，分别称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名万春园），三园紧相毗连，外围总长近二十里，面积合计五千多亩，现在习惯上都叫做圆明园。

圆明园奠址在海淀镇北的一片平原上，这里地势低下，间有潜水溢出地表，又是原来玉泉山和瓮山（万寿山前身）诸泉的中下游，为创造人工园林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西山峰峦近在眼前，青山绿水，景色宜人。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的过程中，通过种稻植荷，早已把这一带地方开辟为一处天然风景区。

早在元代，海淀低地上的原始湖泊就以风景佳丽而成为京都的游览胜地。都下文人留连忘返，吟咏赞赏，并将这一带山色湖光的郊外湖区冠以“丹陵汎”的雅称。到了明朝，海淀湖

区的自然景趣，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占据田园，营建别墅，始开海淀园林兴建的先声。明万历时，武清侯李伟，首建“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周及十里，号称“京国第一名园”。嗣后，官居太仆少卿的著名书法家米万钟于清华园东墙之外别建“勺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隅）。于是，京城郊外的昔日荒僻湖区，顿时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掩映，开始成为帝都附近名盛一时的园林荟集之地。明清易代之际，清华园与勺园都已渐就圮废。清朝初年，康熙又就清华园故址，重加修治，名曰畅春园，作为“避喧听政”的处所。自是而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前后一百三十多年间，海淀附近，名园并起。封建帝王营造御园，除畅春园（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现存两个小寺和“畅春园东北界”角桩）外，还修建了静明园（今玉泉山）、清漪园（今颐和园）、静宜园（今香山）。点缀其间的还有不少宗室大臣的赐园，如以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为中心的淑春园等。此外还有八旗营房环绕诸园，数十里内，几乎都成了禁地。诸园的建造，都是充分利用了地上、地下丰沛的水源，构筑人工山水，凿渠开湖，叠石造山。圆明园的兴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又加以人工的创造，在平坦的土地上，开凿出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湖泊和池沼，堆筑起无数连绵起伏、曲折有致的丘陵和岗阜。在峰回路转之处，山崖丘壑之间，到处都是清澈的溪泉，潺潺的流水。湖泊中最大的是福海，浩瀚的水面上浮现出仙境般的“蓬岛瑶台”；环绕于大宫门内前湖和后湖沿岸的有九个小岛，两湖中间的一座大殿，就被命名为“九州清宴”，后人引申为表示全国疆域的《禹贡》“九州”的象征。在这一区山环水抱以临摹自然为主的广阔空间里，点缀着数以百计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亭台、馆榭，其中陈设着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

术珍品，收藏了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实际上清朝皇帝从雍正、乾隆一直到咸丰，每年都有大半时间居住园中，并在这里举行朝会和处理政事。因此，大宫门内还兴建了比于宫廷正衙的“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等各中枢机构，俨然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因此，当圆明园极盛之时，这里既是封建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又是一处具有空前规模的园林，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体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盛名传播西方，曾被誉为“万园之园”。

然而就是这座举世无比的园林杰作，中外罕有的艺术宝藏，竟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极其野蛮的摧残和破坏。首先是 1860 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是 1900 年的八国联军，在如疯如狂的大肆劫掠之后，又放火焚烧，遂使一代名园沦为废墟。

1860 年 10 月 5 日英法侵略军占领了海淀，次日占领了圆明园，于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强盗行径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据英军书记官斯文侯（Robert Swinhoe）供认：“10 月 17 日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军官与士兵疯狂抢夺，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这时全园秩序最乱。法国兵营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在大肆抢掠之后，侵略军又开始纵火焚烧，顿时使整个园苑成为一片火海，烟雾笼罩，火光烛天。距圆明园二十多里的北京城内，日光黯淡，如同日蚀，大量烟尘灰星直落城中巷衢中。兽性发作的侵略军对此仍不满足，又进而抢掠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著名园苑，还将畅春园和海淀镇放火烧掉。圆明园被焚烧以后，虽在同治、光绪年间略有修复，然而在 1900 年，再次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致使同治、

光绪两朝少数修复的建筑也荡然无存。劫后的圆明园，在解放以前的反动统治时期，又经过军阀、官僚、地痞、奸商不断地盗窃破坏，已变得荒落不堪、面目全非了。

祖国解放了，这一区名园废墟才开始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并明确指示加以保护和利用。1956年开始在园内进行绿化，1959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划定该处遗址为公园用地，1960年3月海淀区人民委员会公布圆明园遗址为区属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到1962年园内已植树七十二万余株，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荒凉景象。

现在这些风景点虽然已成废墟，但绝大多数仍有遗址可寻，只须按图索骥，耐心踏看，就可在瓦砾堆中，一一加以印证。这样通过身临其境的探索，自然会更加意识到当年这座园林建筑的宏伟瑰丽，也就会更加仇恨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

在这些遗址中，因地基较大而明显易见的，有地处福海东北岸外的“方壶胜景”，有西北门内的“紫碧山房”。由于孤立水面而最便于指点的，有福海中心的“蓬岛瑶台”，有长春园内西湖里的“海岳开襟”。为了供奉佛像并取法印度古代拘萨罗国国都而兴建的“舍卫城”，至今仍有高大的城垣土墙残存地表。专为珍藏四库全书而修建的“文源阁”，除去建筑遗址外，还有大堆残余的太湖石倾倒在庭院的池塘中。此外在山环水抱或断崖残丘之间，又会突然出现嶙峋的山石或是崎岖的磴道，这也都是当年一些风景中心的标志。还有一些风景点的布局或设计，往往取法江南的名山胜景，如“舍卫城”北的“西峰秀色”原是模仿庐山，福海西岸的“溪月松风”则是取意虎溪。长春园东北隅的“狮子林”北部乃是倪云林山庄景物的再现，而文源阁西南“多稼轩”中的“招鹤磴”又是孤山放鹤亭的写照。此外杭州西湖十景：花港观鱼、三潭印月、平湖秋

月、两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鞠院风荷、柳浪闻莺、苏堤春晓、断桥残雪，连名称也都在这里一一再现。至于江南名园如南京的瞻园、海宁的隅园、杭州的汪氏园等，也都改用“宛园”（长春园东南隅），“安澜园”（方壶胜景正西），“小有天园”（思永斋内）等新名称而被移植到园中来。

但是在全园中残迹遗物最明显、最触目的，要以俗称“西洋楼”的几座大建筑最为突出。这些大建筑是1745年（乾隆十年）开始在长春园北墙下陆续兴建的，由当时供职清廷的西洋传教士郎世宁（意大利）、蒋友仁（法国）等构图设计，由中国工匠施工营建。最西端是“谐奇趣”，依次而东为“养雀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等，其中大都装修有各种形式的喷泉和池塘，以供观赏。这些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式建筑，大量采用了精雕细刻的石工，屋顶上又加盖了我国特有的琉璃瓦，墙壁上还镶嵌了五色琉璃花砖，从而在建筑艺术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这一区建筑大量采用石刻，因此才有较多的遗迹遗物残存下来。这里原来还有一些比较完整的精美石雕未遭破坏，可是在解放以前的反动统治时期，都被盗卖一空。例如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翻尾石鱼，就是“谐奇趣”喷水池中的点缀品；就地复原的“远瀛观”对面雕刻有军旗、甲胄、刀剑、火炮的五具石屏风，也是从北京大学“朗润园”中搬运回来的。

其实除去“西洋楼”外，园内其他各处，原来也同样有大量未被摧毁的石刻石雕，以后被陆续移置到其他地方。其中最有名的如“兰亭八柱”，现在已是中山公园里的重要一景。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主楼前面各有两个壮丽的华表，也都是园内西北隅安佑宫的旧物。此外散在各处的圆明园遗物还很多，不胜列举。1977年初海淀区已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这是

自圆明园被毁以来第一次设立的一个专管机构，今后可望在这一片废墟中逐步开辟出一个“遗址公园”来，既增加首都的绿化面积和供人游息的场所，又保护这处具有特殊意义的遗址，这当是人民群众所殷切期待的。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1辑，1979年出版)

天坛

单士元

北京天坛的建筑是世界著名的优秀古建筑之一。它的构造无论在形体及颜色方面，都充分表示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威势及托天愚民的思想。

天坛的位置在正阳门外东南，永定门内左侧，与先农坛左右夹道对峙。祭天的典礼在我国很早就开始了（至迟是在周朝）。因为皇帝自命为天子，受命于天，所以每年必须定出时间向天汇报及祈求“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祭天典礼被列为大祀之首，每年都要隆重举行。至于天坛的位置在南郊，则是因为古代以南为阳，天是阳性，所以必须建立在南郊^①。

天坛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那时北京还没有外城，所以地点算是南郊，后来嘉靖时筑外城，才将天坛包在外城之内。

在明朝初年，天与地原是合并一起祭祀，南北二京的郊坛都是一样，设祭的地方名叫大祀殿，是方形十一间的建筑物。嘉靖九年（1530），斟酌古时制度，改为天地分祀，建圜丘坛，专用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原来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遂废而不用。到嘉靖十九年（1540），又将原大祀殿改建为大

① 《文献通考·礼类》兆于南郊，就阳位也。